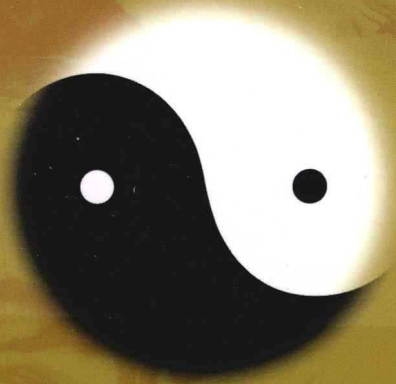


道教典籍選刊

# 道德經註釋

〔清〕黃元吉 撰  
蔣門馬 校註



中華書局

道教典籍選刊

# 道德經註釋

〔清〕黃  
蕮門註

撰註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道德經註釋/(清)黃元吉撰;蔣門馬校註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12.11

(道教典籍選刊)

ISBN 978-7-101-08914-1

I. 道… II. ①黃…②蔣… III. ①道家②《道德經》  
- 註釋 IV. B223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21337 號

責任編輯:朱立峰

道教典籍選刊

道德經註釋

[清]黃元吉 撰

蔣門馬 校註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2½印張·2 插頁·220 千字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3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8914-1

## 道教典籍選刊緣起

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，歷史悠久，可以溯源到戰國時期的方術，甚至更古的巫術，而正式形成於東漢時期。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對我國人民的思維方式、生活方式，對古代科學、技術的發展，都產生過重大影響，並波及社會政治、經濟等各方面。

道教典籍極為豐富，就道藏而言，多達五千餘卷，是有待進一步發掘、清理和利用的文化遺產之一。爲便於國內外學術界對道教及其影響的研究，便於廣大讀者瞭解道教的概貌，我們初步擬訂了道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。其中既有道教最基本的典籍，也包括各種流派的代表作，有不少書與哲學、思想史關係密切。所有項目，都選用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，進行校勘標點。

由於我們缺乏經驗，工作中難免有失誤之處，亟盼關心此項工作的專家和廣大讀者給以指導與幫助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八年二月

## 前言

道德經註釋，清朝黃元吉著。

黃元吉，名裳，字元吉，江西豐城人，生平不詳。黃元吉自言：「吾師當年學道，還不是家人父子夫妻羈絆縈回不能一時斬斷？常將日月已逝一想，不由人不著忙，於是割不斷的亦且割去，因而一心一德，得成金玉之丹。」（樂育堂語錄卷五段六）「吾師丹還金液，脫卻輪迴之苦。」（樂育堂語錄卷三段十）

黃元吉道成之後，雲遊各地，拔度有緣。樂育堂語錄卷一記載了黃元吉的自述：「吾師往來蜀郡，見世人非役志於富貴功名，即馳情於酒色財氣，吾心甚是憐憫。獨奈何有心拔度，而彼竟不知返也，且不肯受度，反嘖有煩言，謂吾道爲奇怪。噫！如此其人，吾雖有十分哀憐之意，而亦未如之何也矣！」（卷一段三）

道德經註釋序又述：「恭逢盛世，天下乂安，適遇名山道友談玄說妙，予竊聽久之，實非空談者流，徒來口耳之用，因得與於其際。群尊予以師席，故日夜講論道德一經，以爲修身立德之證，不覺連篇累牘。」黃元吉因此留在四川富順縣，開館授徒，首撰此道德經註釋。

據受業弟子等樂育堂語錄序：「樂育堂，先生之館名也。自甲戌來茲設帳，至癸未始行解館。其間語錄甚繁，今纂其切要者，附於註釋之後。」又據道德經註釋序落款：「元吉黃裳自序。光緒十年孟冬月穀旦。」光緒十年爲甲申，公元一八八四年，因此可斷定癸未即光緒九年，公元一八八三年，甲戌當爲同

治十三年，公元一八七四年。由此可知，黃元吉於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三年間，在樂育堂授徒講學。

黃元吉在道德經註釋序中說到當時的寫作背景：「無如世風日下，民俗益偷，大道雖屬平常，而人多以詭怪離奇目之，所以儒益非儒，釋亦非釋，而道益非道矣。若不指出根源，扶破竅妙，恐大道愈晦而不彰，人心愈壞而難治，勢必至與鳥獸草木同群，而聖賢直等諸弁髦，大道益危如累卵，虛懸天壤，無人能任斯文之責矣。」道德經總旨說：「噫！大道不明久矣！論道者但曰虛靜無爲，言治者但曰功業彪炳，天德王道，分而爲二，此三代下所以難索解人也。」樂育堂語錄卷三第一段中說：「不知道之所以然，雖讀盡五車，無益也；不明教之所從來，雖講席萬座，何裨焉？故言愈多而道愈晦，師愈繁而教愈紛矣。夫以其無承道之人，影響之談，依稀之論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俗云：『要知前途三叉路，到此須問過來人。』知不真者，雖多言而何益？行不至者，縱明示而皆非。以故世衰道微，上下皆馳於名利之場，鮮有知仁義之德是吾人真樂地者。嗟乎！道之不行，由於道之不明，亦因道之不明，愈見道之不行。」黃元吉實證天仙境界，知道真而行道至，自覺承擔「斯文之責」，又機緣湊合，「指出根源，扶破竅妙」，而成此道德經註釋。

蕭天石以爲：「黃元吉先生本書……暢述玄祕，大露宗風，舉往聖之所不洩者而洩之，盡往聖之所不傳者而傳之。」「衡情而論，確爲道德經解本中之不朽名著，而無論道家儒家，皆可奉爲無上聖經，視作修聖修仙之不二法門也。」（道德經精義例言）

陳撝寧說：「道家南北兩派各走極端，而實行皆有困難，其勢不能普及。惟有陳希夷（陳搏）、邵康節

（邵雍）一派，最便於學者。黃元吉先生所講，即是此派，亦即頓所私淑而且樂爲介紹者。（覆濟南財政局楊少臣君）黃先生昔日教人，理與訣並重。學者先明其理，而後知其訣乃無上妙訣，與旁門小術不同；既知其訣，更能悟其理乃一貫真理，與空談泛論不同，余所以亟爲介紹於今世好道之士。（口訣鉤玄錄第一章）

道德經註釋，一八八六年木刻初版。一九二〇年江起鰓重刊，改名道德經講義，後世多據此版刊印，流傳最廣，影響最大。一九六〇年蕭天石據以影印時，又改作道德經精義。

道德經註釋，一八八六年木刻原本四卷。卷首先朱有芬序（一八八六年），次黃元吉自序（一八八四年），次道德經總旨，次受業弟子等序。卷一至道德經二十六章而止，卷二至五十三章止，卷三不曰卷三而曰卷下，至七十九章止，卷四至八十一章結束後，不分頁，緊接受業弟子等樂育堂語錄序及正文。此樂育堂語錄，即是通行四卷本之外，不標卷第的那一卷。道德經註釋另見有北京道德學社重刊本，分上下兩卷。

道德經講義有上海新學會社刊本、華陽汪氏養性齋刊本、南京紅卍字會道院精刻本等數種。藏外道書第二十二冊所收江起鰓校道德經講義爲上海新學會社刊本，至五十三章止，殘缺不完。

道德經精義，見於蕭天石主編道藏精華第四集之一，自由出版社出版。道書集成本即據以影印。此版本，蕭天石謂影印江起鰓校道德經講義之南京紅卍字會道院精刻本，並增例言和馬傑康序，署名「豐城黃裳元吉著，後學奉化江起鰓校」，有句讀。

顛倒之術，梅自強編著，人民體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簡體字版，大展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繁體字版，兩簡版本內容完全相同，內有道德經註釋。此本「參考了精義本，並據原木刻本、鉛印重刊本等四種版本進行了校正」，無弟子序和道德經總旨。

除了道德經註釋之外，黃元吉尚著有道門語要、玄宗口訣、醒心經註、求心經註。其指導入門弟子修煉道家內丹養生法的精密工夫、細微火候，由門下弟子筆錄編纂成樂育堂語錄留傳於世。

在本書的校註過程中，武漢市彭偉先生慷慨借閱道德經註釋木刻原本，湯紹波、黃紫頌、趙洪喜、滕樹軍、祁峰、蔣瀟逸、周亞琴諸君，都在不同方面提供支持 and 幫助。對於上述諸君的雅情高誼，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！

庚寅年 蔣門馬



## 校註說明

一、此次校註以一八八六年木刻初版道德經註釋爲底本，以蕭天石刊道德經精義（簡稱「蕭本」）爲主校本，參校江起鰐刊道德經講義（簡稱「江本」）、梅自強編顛倒之術（簡稱「梅本」）、北京道德學社重刊本（簡稱「學社本」）。全書不分卷，對卷首各序的次序做了微調。

二、底本不誤而校本誤者，不出校記。底本中凡屬筆劃小誤及明顯錯誤，無可置疑，且於文義無關緊要，徒增煩瑣者，如「勢必」作「勢心」，「杳冥」作「杏冥」，「肌膚」作「朋膚」，「充塞乎兩大」作「充塞子兩大」之類，以及引語明顯有誤者，則徑依蕭本更正，不出校記。校記中凡曰「原作某，據梅本改」者，則謂江本、蕭本、學社本與底本同。凡底本與校本用字屬異體字俗體字與正體字通行字關係者，則徑從校本作正體字或通行字。

三、校註的文字，大多徵引前賢著述，以彰顯文義爲指歸，並有所補充或發揮。

四、本書的校註，主要徵引書目及版本情況如下：

史記，漢司馬遷撰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年。

漢書，漢班固撰，唐顏師古注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年。

後漢書，南朝宋范曄撰，唐李賢注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年。

三國志，晉陳壽撰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年。

道藏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書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。

道藏精華錄，守一子、丁福保編纂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。

重刊道藏輯要，清賀龍驤校訂，成都二仙庵，光緒三十二年。

藏外道書，胡道靜等主編，巴蜀書社，一九九二、一九九五年。

雲笈七籤，宋張君房編，李永晟點校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七年。

道教與養生，陳撓寧著，華文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。

南華真經註疏，晉郭象註，唐成玄英疏，曹礎基、黃蘭發點校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年。

列子集釋，楊伯峻撰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六年。

淮南鴻烈集解，劉文典撰，馮逸、喬華點校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七年。

悟真篇闡幽，清朱元育著，自由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。

上乘修道秘書四種（三藏真詮），蕭天石主編，自由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。

方壺外史，明陸西星撰，自由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。

化書，五代譚峭撰，丁禎彥、李似珍點校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六年。

古本伍柳仙宗全集，明伍守陽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。

太平廣記，宋李昉等編，汪紹楹點校，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六年。

諸子集成，上海書店，一九九六年。

二十二子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。

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、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。

文淵閣四庫全書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六年。

論語集釋，程樹德撰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七年。

孟子恒解，清劉沅撰，守經堂刊本。

變庵遺書，清余邦昭撰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七六年。

# 黃元吉先生道德經註釋序

余幼讀傳記，見述老氏之言者曰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，智慧出，有大偽」，「天地不仁，萬物芻狗」云云，嘗竊怪之，以爲老氏之賢，孔子稱之，何其言乃與所聞於孔子者顯相畔耶？少長，縱觀古今事變，乃真有仁義掠美，智慧長姦，如老氏所云者，又未嘗不怵然若失。急購其書讀之，然後乃知所謂老氏者，以無爲爲治，以不言爲教，以柔弱爲自強，以盈滿爲大戒，約之於無聲無形之地，而守之以若沖若退之心，大之足以資斯民亭毒長育之功，而次之亦足斂吾身耳目聰明之用。雖其立說敢於非聖人，要以尋崕峒之墜緒，闢清淨（一）之妙門，衣被群生，規楷百代，不能使孔子稍貶其尊，而亦不能以孔子之尊而廢其言也。漢興以來，宰相大臣多治其學，曹平陽之日飲醇酒（二），汲長孺之卧理淮陽（三），其效蓋亦可觀矣。而潔修之士，如穆生（四）、君平（五）輩，處汙濁之世，則又師其遺意，以養晦而全真。嗚呼！治國治身，不能躬孔孟之道，而猶能爲老氏之徒，視申韓之操切、莊列之放達（六），不猶賢乎哉？

是書之有註無釋，無下數家，惟晉王弼註最有名，近則豐城黃元吉先生，以四子書註釋五千言，張皇幽渺（七），參互異同，道家者流，珍若鴻寶，而余固未及見其稿也。李君爵從，

年少知道，肆力於先生之註釋者，蓋有日矣，今將芟以公世，走書丐余言弁首。余不文，而又焉辭？昔韓昌黎原聖人之道，力攻二氏，至欲「人其人，火其書」<sup>(八)</sup>。今觀先生命註命釋之意，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，此必非率爾操觚<sup>(九)</sup>者所辦。李君非阿所好者，惜乎余之未見其稿也。

甯在光緒丙戌六月既望後學朱有芬謹識

## 校 註

〔一〕清淨：當作「清靜」。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：「凡潔曰清，凡人潔之亦曰清。淨，按今俗用爲瀟字，釋爲無垢蔑（穢）。采色詳審得其宜謂之靜，考工記言畫績（繪）之事是也。分布五色，疏密有章，則雖絢爛之極，而無渙浥（音誦攢，汗濁）不鮮，是曰靜。人心審度得宜，一言一事必求理義之必然，則雖繁勞之極而無紛亂，亦曰靜。」○道德經四十五章「清靜爲天下正」，莊子在有篇「必靜必清」，清靜經「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……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，人心好靜而欲牽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」，以上皆明字當作清靜。清靜譌爲清淨者，當由音同形似，且襲清字水旁而致。今保留原狀，僅改正清靜經名。

〔三〕曹平陽：即曹參，封平陽侯。從膠西蓋公學黃老術，治道貴清靜，故相齊九年，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後代蕭何爲漢相國，舉事無所變更，一遵蕭何約束。擇吏之木訥於文辭、重厚長者任

之，吏之言文刻深，欲務聲名者去之。日夜飲醇酒。欲有言者至，參飲以醇酒，醉而後去，終莫得開說，以爲常。惠帝讓之，參免冠謝曰：「陛下自察聖武，孰與高帝？」上曰：「朕乃安敢望先帝乎？」曰：「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？」上曰：「君似不及也。」參曰：「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參等守職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」惠帝曰：「善。君休矣。」百姓歌之曰：「蕭何爲法，觀若畫一。」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載其清靜，民以寧一。」

（史記、漢書有傳）

〔三〕汲黯：字長孺，濮陽人，學黃老術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靜，擇丞史而任之；其治，責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黯多病，臥閨閣內不出，歲餘，東海大治。（史記、漢書有傳）。

〔四〕穆生：楚元王敬禮申公等三人，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爲穆生設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。穆生退曰：「可以逝矣。醴酒不設，王之意怠。不去，楚人將鉗我於市。」稱疾卧。申公、白生強起之曰：「獨不念先王之德歟？」今王一旦失小禮，何足至此？」穆生曰：「易稱：『知幾，其神乎？』幾者，動之微，吉凶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」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，爲道之存故也。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與久處？豈爲區區之禮哉？」遂謝病去。後申公、白生二人諫王，不聽，胥靡之，衣之赭衣，使杵臼碓舂於市。（漢書楚元王傳）

〔五〕君平：即嚴遵，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卜筮於成都市，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

惠衆人，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蒼龜爲言利害，與人子言依於孝，與人弟言依於順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各因勢導之以善，從其言者過半。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。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，著書十萬餘言。君平年九十餘，遂以其業終。蜀人愛敬，至今稱焉。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案：君平本姓莊，因避帝諱而改爲嚴。嚴周即莊周。

〔六〕申韓：申不害、韓非，主刑名法術之學。操切，苛刻嚴厲。莊列：莊子、列子。放達，豪放豁達，不拘禮俗。

〔七〕唐韓愈進學解：「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」張皇，顯揚，使光大。幽眇，精深微妙，字亦作幽渺、幽妙。

〔八〕唐韓愈（昌黎）原道，貶抑老子，排斥佛教，至欲「人其人（僧道俱令還俗），火其書（滅絕其學說），廬其居（寺觀改作民房）」。宋蘇子由（轍）曰：「愈之學，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，自「形而上者」，愈所不知也。原道之作，遂指道德爲虛位，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，豈爲道哉？韓愈工於文者也。」（宋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）

〔九〕晉陸機文賦：「或操觚以率爾，或含毫而邈然。」唐李善注：「觚，木之方者，古人用之以書，猶今之簡也。」操觚，作文。率爾，輕率。

# 道德經註釋序

予幼讀儒書，遂聞道德一經相傳已久，恨未得見。嗣後歲月云遙，功名未遂，始受業於豐城黃先生，號元吉，講究身心性命之理，天人物我之原。先生每遇講時，輒引道德經以爲證。予取是經閱之，見其文古奧難窺，復尋各家註釋細玩，均略而不詳，隱而不發，此心歉然，因於先生席前請曰：「先生學貫天人，丹還金玉，何不於道德一經詳加註釋，以醒天下後世乎？」先生首肯，每日講後書一二章，不數月而註釋告成。予細心捧讀，覺他註祇言其理，而先生之註，句句在身心上立論，尤親切不浮，此正本清源之學，盡性立命之功，誠非他書所可比。伏願讀是註者，探討箇中消息，印證身上工夫，知放心所由收，浩氣所由養，從此精進，庶否塞之時可易爲昌明之會也。夫他書勸孝勸忠，所以端一時之風俗，而此註養心養氣，尤足正萬世之人心，人心既正，又何慮風俗之不端也哉？

光緒十年小陽月受業弟子等頓首敬序



## 校註

〔一〕宋邵雍觀物外篇：「學不際天人，不足以謂之學；學不至於樂，不可謂之學。」際，會合。天，天道。人，人事。

〔二〕尚書畢命：「雖收放心，閑之惟艱。」唐孔穎達疏：「雖收斂其放佚之心，恒防閑之，惟大艱難。」朱子語類卷十七：「放心者，或心起邪思，意有妄念，耳聽邪言，目觀亂色，口談不道之言，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，皆是放也。收者，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，此乃謂之收。」放，縱逸。閑，防也。

〔三〕孟子公孫丑上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……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，餒也；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」清劉沅（止唐）孟子恒解：「善養，內有以極其純粹，而外有以絕乎憧擾也。」朱子曰：「浩然，盛大流行之貌。」乾元坤元，仍止一元之氣，人得之以爲人，是氣即理，所謂浩然也。範圍不過，故至大；不能加損，故至剛。極內外動靜，皆中正也，稍不中正，即爲害。人全此氣，即可塞於天地，以其本天地之氣也。配，合一而不可離也。道，理之總名；義，理之散著。本一也，而分言之者，蘊於心曰道，見於行曰義。靜致中而直內，動致和而直外，天理充而天氣亦充，反是則不能養，如飢之必餒也。先言義者，外著者易見，即外可以知內，故曰與也。集，由少而多，以至於備也。襲，朱子曰：「掩取也，如齊侯襲莒之襲。」內外一原，道不可見而義可